

让雪靠近（外一首）

□兰采勇

入冬的日子,是驻守岁末
最后一道屏风
一场雪终归是要来的
(绝对不是空穴来风)
苍茫的大地无限接近天空
肉体紧贴灵魂
其他的一切都很平静
冬小麦悄悄地绿
看家的狗也躲进了柴门

雪垂在枝桠上,悬空
抒情的美,脱俗于尘世
让人看得脸色绯红
除此之外,远处的村子
近处的树木都跟着雪在飘

路过的行人总是很小心
放慢脚步和呼吸,踩着厚重的雪
看着一层白覆盖着另一层白上
就像今天的光阴堆积昨天的光阴
一种幸福淹没另一种幸福

同步过冬,从一场雪开始过渡
洗涤后的眼眸,是奢侈的一段缘

幸福无非这地上生长的麦苗

雪,用一夜的时光堆砌童话
很多人的童年都回来了
肆意,忘掉痛苦和忧愁

一个小孩跑出一场战争
走进麦地
青青的麦苗上覆盖着一个季节的寒冷
童心温暖,抹去
麦苗头上积压的岁月
他对父亲说:麦苗会疼的

父亲牵过稚气未脱的儿子
麦苗很幸福,雪是加在身上的外衣
经历残冬,和大地一同呼吸
赶在春天脚步之前
将幸福的经历
向所有憨厚的庄稼人
传递

把冬夹进书页

□杨力

一连几场秋雨,气温骤然降了下来。早上出门,虽然雨驻,但风里早已夹着冬的寒意。是的,秋天已去,冬天到了。记得小时候,也是这种寒意初降的月份,祖父第一次带我去爬山。那时天晴,登到高处,朝阳刚好跃出云海;放眼一望,大片的野菊开得正盛,寒风挡不住它们蓬勃的气势,金灿灿的花朵从山腰一直铺排到山顶。花上凝着霜,正慢慢软化成露珠,在花瓣间闪烁着清透的光。我伸手想摘,却被祖父拦住:“你看它们,夜里经了霜,反倒开得更精神了。”

那时不懂这话的深意,只觉得漫山遍野的菊花在晨光里摇曳,确实比园子里那些娇贵花儿更有风骨。

多年后,我已在异乡打拼。熬过一个漫长的冬天,再读到陶渊明“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诗句,才忽然明白一个道理:东篱之菊固然清雅,却终究少了山野之菊与寒霜对抗的筋骨。

想起祖父,他下过乡、当过木匠、做过小生意,还生过两场大病。人生诸多坎坷与无奈,我却从没见过他怨天尤人。即便到了寒霜满天的时节,也挡不住他拄着竹杖,一步一步爬上山岗,在菊花丛中独坐许久。他常说:“人这一生,顺境如春夏,逆境如秋冬。春夏时,谁不会开花?真正见品性的,是看你在秋冬时节,还能不能守住心里的那点‘金黄’。”

这话我咀嚼了许多年,也从中获得了无数启发。

工作后,我也经历过事业的低谷期:职场不顺、项目受挫,一个人在异乡打拼,有时真的筋疲力尽。每当寒霜满天的时节,我就会爬上住处附近的小山,在越来越冷的北风里,看满山的野菊——花瓣被风裹得紧紧收拢,却又倔强地重新展开。也不止一次想起元稹的诗句:“不是花中偏爱菊,此花开尽更无花。”

站在漫山的野菊花前,我终于懂了祖父为什么年复一年地登高赏菊。他不只是在欣赏风景,更是在赏菊中寻找一种精神慰藉:不管经历多少风霜,生命依然可以保持绽放的姿态。就像这菊花,明知寒冬将至,依然要把最后的金黄献给大地。

我还读过一个关于菊花的故事。

南宋遗民郑思肖,在宋朝灭亡后常画菊,还在画上题诗:“宁可枝头抱香死,何曾吹落北风中。”他画的菊花,根茎从不沾土。有人问他缘由,他答道:“这土地,早已被番人夺去了啊。”这是何等决绝的气节,即便根系已无处安放,依然要在枝头坚守最后的芬芳。菊花这般风骨,不正是做人该有的气节吗?

如今,人们登高赏菊,赏的不只是花,更是在领悟人生的道理:做人要像一朵菊,可贵的从不是春风得意时的绚烂,而是寒霜降临时的从容;不与百花争春日的热闹,偏要在萧瑟的时节里,守住内心的那片“金黄”。

又到寒霜时节,我出门去采野菊,把它和初冬的气息一同夹进书页。不为风雅,只为时时提醒自己:无论人生遇到怎样的“寒冬”,都要像这野菊一样,把风霜酿成属于自己的芬芳。

窗外的白雪

□刘泽安

飘,有的平移着飘动、有的上下翻飞、有的上下左右肆意舞动,没有固定的舞姿、没有固定的轨迹,一举一动间,空中满是雪花的影子。或许是昨天晚上的“雪故事”还没讲完,清晨的乡村接着往下讲,让昨夜的故事一直延续着。再看,小窗户框进去的每一棵树、每一排树,都保持着各自的形状,直直地或斜斜地立着,看不见一片绿叶、一根枝丫,全站成了白色的树桩;原本满是黄泥土的学校操场,也变了颜色,和树的颜色一样,不是立着的桩,而是躺着的一片白。更远一点的房子,无论是学校的教室,还是村民的房屋,都被白雪覆盖着,只能看见轮廓,见不到乡民匆匆外出的身影,学校里也还没有学生的踪迹。天还早,离上课还有一段时间,时间仿佛在这儿停住了,不走了,停在了白茫茫的村庄和学校之间。

看见白茫茫的雪,我不由得把视野挪了挪——去村庄看一看,这样的大雪,把村庄变成了什么样?

走出小宿舍,我还没感觉到天气的寒冷。或许是常说的“下雪不冷化雪冷”,眼下化雪的时候还早。但其实,这时的村庄已经很冷了,不穿厚衣服根本抵挡不住这寒意;只是寒冷的程度在“下雪”和“化雪”之间转换,不一定能清晰察觉。

村庄冷了,被村庄包围的学校自然也冷了。

从宿舍到田野,也就两个转角楼梯和一个四合院的距离。从学校宿舍出来,穿过教学楼旁的四合院,从学校侧门出去,就是乡村的田野了。

乡村一片白茫茫,几乎没有别的颜色:树是白的,树林是白的,房子是白的,连地里跑跳的猪、鸭、鹅也都沾成了白色。它们的脚印原本还各有不同,可这些痕迹只存在了一会儿,转眼又被白雪覆盖。白色成了村庄的基调,一种纯正又纯粹的基调。

我踏上田野。

田野里的雪很厚,这厚度是我用脚步丈量出来的。

一脚踏上去,吱嘎吱嘎的声音不大,可雪一下子就没过我的鞋子,膝盖以下的鞋子、袜子都沾满了雪,

连鞋子和袜子的样子都看不见了。我从来没见过这么厚的雪,面对村庄里的积雪,我不担心被打湿的鞋,也不太担心冷,唯一想的是怎么能走得更远。我一步一步地走,雪发出吱嘎吱嘎的声响;我想,走得越远,这声音或许会越大。原因很简单:在雪地里走,在深冬的积雪里走,雪会轻轻融化,鞋子里的积雪越来越多;这些积雪在脚步的挤压下消融,融化的水和没融化的雪在鞋子里混合,走起路来,声音自然就大了许多。我走走停停,突然,一只鸟儿飞过天空,那天空格外空旷,鸟儿翅膀扇动的声音特别清晰,我相信田野上所有人都能听见。它在空中飞的时间不长,很快停在了白色的树枝上。鸟儿的羽毛倒有些特别,和田野的白茫茫截然不同。哦,天上的雪花停了,大地一片寂静。

雪停了,天地之间格外空旷。

走在田野里的我,仿佛被突然停下的雪“淹没”了。肩上的雪慢慢滚落,衣服上的雪也慢慢往下掉,偶尔有一丝凉意透过衣物渗进来。脚下吱嘎吱嘎的声音也变了调,变成“咔嚓咔嚓”的声响,跟着我又走了一段山路。

雪停了,村庄依旧是白茫茫的,我知道,短时间内村庄不会改变颜色。

青春岁月的第一年,十八岁的我走上讲台;冬天的第一场雪,瞬间让我明白:即使是白茫茫的一片,世界也不只有一种颜色,哪怕只是鸟儿翅膀那一点点不同。从村庄看世界,世界本就是多彩的。

从自己的小宿舍看出去,眼睛能看见的只是一隅;走出去,才能看见更广阔的天地。

其实,窗外的白雪只是冬天的一种景色。世界的变迁何止一种颜色?不过是看自己用怎样的眼光去看,能看到的颜色就有多少种,没有定数。但人生的变数和白雪不一样:变数有百种、千种,却也万变不离其宗。唯有把眼界放宽,大胆地走出去,生活才会多姿多彩。

窗外的白雪,不单单是白雪。



游高青翠峰峡

□吴国平

—

山峰陡峭似刀成,苍松翠竹气森森。
吐珠玉观音瀑,寻古探幽红寨门。
步移景换三垒石,流连忘返二郎坪。
半醒半醉梦幻里,十里画廊天然成。

二

翠峰山寺云天接,石瓮三虹倒影。
鸟语蝉鸣幽谷翠,奇花异树群山芬。
潺潺流水洗疲惫,拂拂清风醒脑筋。
深闻藏娇待人识,来日成名邂逅闻。

乙巳嫩冬（外三首）

□姜义华

—

零落秋犹在,巍峨岭欲穷。
长江飞渡处,云雾涅槃中。

二

石径皆残叶,峰峦霭意流。
一湾江上月,邀品半壶秋。

听朋友言旧

那日河边花正开,初生情窦覆尘埃。
枕中又有千重梦,再把青春活过来。

夜望

窗边久坐夜无收,望断星河望北楼。
明月痴情休怨我,那时浪漫正逢秋。

登狮子槽

江山云叠叠,巴蜀韵妍妍。
列麓扶栏侧,长空梦绕川。
风波随子往,世界任时销。
东卧狮溪韵,西携万盛天。



初冬,时光酿就的清欢与从容

□刘明

风掠过树梢时,终于带了几分清冽的凉意,卷走最后一叶倔强的黄叶,初冬便这样悄无声息地铺展开来。没有深秋的浓墨重彩,也无寒冬的凛冽萧瑟,这个季节像一幅晕染的水墨画,淡而有味,藏着独有的温柔与沉静。

清晨的薄雾是初冬最灵动的笔触。推开窗,远处的楼宇、河畔的柳树都裹在一层轻纱里,朦胧得如同梦境。公园里,老人们穿着厚实的外套打太极,动作舒缓如流云;偶尔有孩童追着飘落的枯叶奔跑,清脆的笑声划破静谧,为这份清冷添了几分鲜活。阳光慢慢爬

过云层,雾气渐渐散去,给光秃秃的枝桠镀上一层暖金色,连空气都变得澄澈透亮。深深吸一口气,沁入心脾的清爽便驱散了所有慵懒。

午后的初冬最是惬意。坐在靠窗的书桌前,阳光透过玻璃洒在书页上,暖融融的触感让人忍不住放缓节奏。窗外的梧桐树褪去了葱郁,枝桠交错如写意画;偶尔有几只麻雀落在枝头,叽叽喳喳地啄食残留在枝丫间的果实,灵动又可爱。远处的草坪染上浅黄,却仍有零星的绿色倔强生长,像是在诉说对生命的执着。这样的时光里,不必急于奔赴远方:泡一杯热茶,看水汽氤氲上升,

任思绪随着茶香漫溢。那些平日里的忙碌与浮躁,都在这份宁静中慢慢沉淀。

傍晚的余晖为初冬染上温柔底色。夕阳西下,天空被染成淡淡的橘红,映照着归家行人的身影。街边的路灯次第亮起,暖黄的光芒驱散了暮色的微凉。路过街角的花店,门口摆放的腊梅已缀满花苞,隐隐透出清雅的暗香——让人想起“遥知不是雪,为有暗香来”的诗意。晚风拂过,虽带了寒意,却不刺骨,反而让人更清醒地感知到生活的温度:或许是街角小店飘出的烤红薯香气,或许是路人裹紧围巾时相视一笑的默契,都

在初冬的暮色里,酿成了最动人的日常。

都说初冬是沉静的季节,褪去了春夏的喧嚣,收敛了深秋的浓烈,却在简约中藏着深意。就像人生走过热烈的阶段,慢慢沉淀出从容与通透;那些曾经的浮躁与焦虑,在初冬的清冽中渐渐释怀;那些未完成的期许与心愿,也在这份沉静中积蓄着力量。或许这就是初冬的馈赠,让我们在慢下来的时光里,读懂生活的本真,收获内心的安宁。

愿这个初冬,我们都能在清简的风景里寻得一份清欢,在渐冷的岁月中保持一份从容,静静等候每一个温暖的遇见。